

儀 嘉

鄭 穀

堂 堂

文 集



嘉
穀
堂
集

孫星衍撰

中
華
書
局

嘉穀堂集

尙書錯簡考

清 孫星衍撰

亳姑逸文

書序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

秋大孰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以爲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懿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

金縢經文

周公在豐病將沒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周公既卒成王亦讓葬周公於畢從文王以明予小子不敢臣周公也周公卒後秋未穫暴風雷雨禾盡偃大木斯拔周國大恐成王與大夫朝服以開金縢書王乃得周公所以爲功代武王之說

徐廣曰一作簡

二公及王乃問史百執事史百執事曰信有昔周公命我勿敢言成王執書以泣曰自今後其無繆卜乎昔周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盡起二公命國人凡大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孰。於是成王乃命魯得郊祭文王。

史記魯世家

周公疾。曰。吾死。必葬於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也。周公死。天乃雷雨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國恐。王與大夫開金縢之書。執書以泣。曰。周公勤勞王家。予幼人弗及知。乃不葬之於成周。而葬之於畢。示天下不敢臣。

漢書梅福傳師古注引尚書大傳

周公死。成王不圖大禮。故天大雷雨。禾偃。木拔。及成王寤金縢之策。改周公之葬。尊以王禮。申命魯郊。而天立復風雨。禾稼盡起。

後漢書周舉傳引尚書洪範五行傳

按今金縢篇。自王亦未敢誚公已上。蓋金縢文。自秋大熟已下。據尚書大傳及史記。當爲亳姑逸文也。書序武王有疾。不豫。周公作金縢。在大誥。微子之命諸篇之前。史記魯世家于王亦未敢訓周公下。述營維邑還政之事。及作多士。毋逸。周官立政諸篇。其後乃稱周公在豐。及卒後暴風雷雨之事。明經文秋大熟已下。非金縢本文矣。序稱亳姑爲葬畢。告周公之事。正與大傳前文及史記合。是知告周公。卽告以悔悟尊禮之事也。後人或以其文有啓金縢之語。遂入其文于金縢篇中。事隔武王。成王及周公生死。中隔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成王征。將薄姑。多方。周官立政。賄息慎之命。凡十八篇。何得合而爲一。伏生見全書。所傳今文。知有周公死。天乃雷雨之事。司馬遷從孔安國問。故言亦如之。是古文與今文本相符合。特漢時錯簡已在金縢。後人不察耳。鄭康成傳書卽未能知之。故注秋大孰云。秋謂周公出二年之後明年秋也。與大傳及

史記皆違異。而梅福傳上書云：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是西漢人猶見此篇之文矣。

畢以田按：尙書王出郊，天乃雨，反風出郊者，謂祭天子郊，以周公配之也。書序所云成王葬周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卽其事。此經上文云：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予小子其親迎，言親迎而祭之，迎，迎尸也。惟郊是郊祭周公之事，故言我國家禮亦宜之。禮者，謂祭也。尙書大傳曰：乃不葬周公成周而葬于畢，尊以王禮，申明魯郊據此而言，則魯之郊禘由風雷之變始也。舊解不察此篇爲亳姑逸文之錯簡，乃以郊爲郊天，親迎爲生迎周公，不特我國家禮亦宜之句不可通，且周公居東，遠在千里之外，豈能迎于一日之內，以致反風之應乎？厥誼疏矣。

成王征疑義

書序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

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且自揃其爪以沈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不詳，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賊臣言：周公旦欲爲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沈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爲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史記蒙恬傳恬曰

初成王少時病，周公乃自揃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曰：王少未有識，奸神命者，乃旦也。亦藏其策於府。

成王病有瘳及成王用事人或譜周公周公奔楚成王發府見周公禱書乃泣反周公史記卷世家

按此文述自蒙恬秦時猶見全書不可爲傳聞之誤疑爲成王征逸文也據史記舊世家載此文于周公還政成王之下周本紀載伐淮夷踐奄于多士無佚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之下與誓序官則周公被譜奔楚在召公不說之後成王踐奄之時書文非置於此無可附麗又尙書大傳云奄君薄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成王幼周公見疑矣此百世之時也請舉事然後祿父及三監叛奄若導之祿父遂與三監叛周公以成王之命殺祿父見詩正義是知導祿父叛者奄君言周公欲爲亂者疑亦卽奄君周公因奄君而奔成王因發書反周公而遂踐奄也則爲此篇之文矣然奄君導祿父之叛是成王幼時事據周本紀及魯世家其時誅管蔡與武庚未誅奄君也或周公歸政奄君又譜公于成王是時成王長矣故蒙恬述其言云周公旦欲爲亂久其文云王能治國史記述其文云及成王用事明與導祿父之叛非一時一事而周公奔楚實在此時非因管蔡流言而去然則墨子耕柱篇云周公非闢叔辭三公東處于商其言實乃傳聞之誤周公奔楚商楚接壤其辭三公則因奄君之譜是時管叔死久矣然鄭注書序云此伐淮夷與踐奄是攝政三年伐管蔡時事其編著于此未聞亦不深察史遷所見古文合於誓序而臆度之也後儒或以周公揃蚤事爲穆卜之傳譌及以成王反周公爲在出郊反風之時譙周以爲時人欲言金縢之事失其本末並疑此是金縢逸文誤矣畢以田又按尚書多士無逸二篇其篇次當在多方之後周官之前知者按多方經云維五月丁亥

主來自奄。至于宗周。是述成王踐奄歸周之事也。下云誥爾四國多方。我惟大降爾命。言將訓誥汝也。多士經則云。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卽述多方篇訓誥之事也。蓋成王初征不服。歸于宗周。訓殷多方。故其言詳。及後將遷之于洛邑。命周公申前命。復訓誥之。故其言簡。經義具在。不可不察也。又史記魯世家云。賊臣譖周公于成王。周公奔楚。王殺言者。反周公。此蓋尙書成王征篇之遺文。述其踐奄之由者也。下云作多士作亡逸。則二篇之文在踐奄之後。又可知其誤在前者。書序云。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蓋尙書出于孔壁。簡編錯亂。後人以召誥洛誥是營成周之事。此云成周既成。故以置于其下而不知非也。史遷從安國問故獨未亂其次第則其錯簡猶在後也考書序所云。有連及之文。亦有連言之事。其連及者。如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征。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子蒲姑。作將蒲姑。成王歸自奄。誥庶邦。作多方。此皆連及之文也。序又云。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周公作立政。蓋言前此成王除亂訓頑。未暇爲此。至此乃理治道。故追言黜殷命。滅淮夷也。成王既伐東夷。息憤來賀。作賄息憤之命。此因其來賀而追言伐東夷也。茲云成周既成者。因將遷彼于成周。故追言之。非謂成周至此始成也。尤可據者。洛誥朕小子明辟。是周公反政之事也。而君奭序則云。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卽因復子明辟言之。其文比附。意義可尋。後人不加審察。以多士無逸二篇。廁于君奭之前。紊其次第。非矣。又書序篇第。僞孔本與鄭氏亦有遠異。可知當時未有定次。蓋各爲一簡。出于孔壁。而此二篇諸本皆誤。故辨之。

兗沂曹濟道廳壁記

國家設巡道以監郡。稱曰監司。或謂之觀察。秦時以御史監郡。此邦則有泗川監名。平者爲之。漢之刺史。則又持節。又有繡衣直指使。如明巡按。唐宋觀察使。以京職領外臺。俱非今比。先時巡道通章有道。統弁兵。亦稱按察副使。亦稱僉事。今少易其制。然巡道出奉天子命。與鎮將分鎮。建牙鼓吹。儀同三品。食祿歲四千貫。兗沂曹濟道轄三府。一直隸州。三十二牧令。領河隄兼司驛傳水利。可謂任重矣。直隸州之轄。檄報刑名與守制同。餘則遇赴訴按章。而錢穀刑名兵備皆統領。曹單河隄百七十里。資保澤。其資者。或好小惠。取譽齊民。撓守令權。或矜小節。獨爲君子。致隔閡。其不賢者。則恃其明察。挾持守令。是以利。或以上府去鎮遠。顛倒黑白。作威福。使者服膺儒教。少負鄉曲名。旣而以對策上第。荷天子拔。陰調。解。在比部七年。兩以不次之擢。至郎中。由上考簡授茲職。十年前。以諸生走楚走梁。走秦走晉。抵燕都。所見士大夫。所聞四方政令。竊心議其得失。或爲賢節鎮揖客。有所辦正。豈奉天子命來鎮此方。不恤處士虛聲之謂哉。奎婁房心虛危之野。古之殷土。文章列曜之府。太昊女媧帝堯成湯之所葬。伊尹周公孔子之居在焉。故曰一變至道。使者何德而居民上。臨官吏。何修而免尸位之譏。陋越之懼。傳曰。信乎朋友獲乎上。又曰。敬其事而後其食。又曰。居敬而行簡。又曰。君子于民。仁而弗親。信至而守令不能達之情。可以通之於僚友。諍之於上府矣。敬至則尊臨卑。少率衆。守令吏民効指臂矣。簡至則我清靜而民自定。獄市不苦其擾矣。故使者或廉知姦猾。飭守令自治。不欲奪其名。使民各敬其長。或持是非不可奪。進退所部卒。

不以示威惠。或屈節以分謗。或違俗以守經。若轉移風俗。修明舊章。建立水利河渠。以行興利除弊之政。則又存乎其人也。其來也民不見德。其去也無過之聞。則謂之盡職乎。曰。特立獨行。建不世之功者。應變而後知之。聖天子在上。不愛矯矯之名。不墮冥冥之行可也。遂書之廳壁。以示來者。觀察領河隄使者孫星衍記。

天文辯惑論

學者疑天文深眇不敢談。於是有以此欺世干祿者。後人不察。卒不能辯其非。其非者不足辯。其亂先聖古書之成法。君子不能無惡也。宋志載何承天曰。日之所在。雖不可見。月盈則蝕。必當其衝。以月推蝕。躔次可知。捨易而役心于難。臣所不解也。按日之出入。四時有定方。譬春分出卯入酉。夜視斗柄。卽知其時。卯酉值何宿。日在何次。灼然可見。何必以月推之。正所謂捨易從難也。承天又云。堯典曰。永星火。以正仲夏。今季夏則火中。又宵中星虛。以殷仲秋。今季秋則虛中。邇來二千七百餘年。以中星揅之。所差二十七度。則堯冬至日在須女十度左右也。按一月有上中下旬。承天知堯典所云仲夏爲上旬乎。中下旬乎。所謂今季夏火中。又何旬乎。一夕中星屢移。所謂以中旬揅之而差者。以初昏中星揅之乎。或夜半乎。則堯冬至日在何宿。不可定也。善乎。唐王孝孫駁傳仁均云。月令仲冬。昏東壁中。若堯時差至壁。則堯前七千餘載。日應在東井。井極北。去人最近。故暑斗極南。去人最遠。故寒。寒暑易位。必不然也。而仁均反據僞尙書之允征折之。其不足信甚矣。此何承天欺人之學。與祖沖之所學同。至不信斗建。不足辯矣。然則唐

開元日度議云。常堯演紀之端在虛一度者妄也。日景千里而差一寸之說。出于考靈曜周髀靈憲及鄭氏注。周官當是三代已前相傳之法。而隋志云。何承天遙取陽城夏至一尺五寸。計陽城去交州萬里。而景實差一尺八寸二分。是六百里而差一寸也。後魏信都芳注周髀四術。謂金陵去洛南北略當千里。景差四寸。則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寸也。按道路相去。迂回高下。有近而實遠。古人測量光景。計其直數。何可以地里證驗。且古道里又短于今。大戴云。三百步而里。王制云。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六畝三十步。鄭注云。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五里。是漢時里數已羨于古。何況宋魏。不察今古異制。而妄譬古人。所謂方寸之木高于岑樓也。唐志五星議。歲星云。姬氏出自靈威仰之精。受五行正氣。星主農祥。后稷馮焉。故周人常閱其機祥以觀善敗。尤爲臆說。按虞書言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歲之名以歲星行一次。自有甲子以來。卽以歲星定歲。非至周人始定。又非以后稷馮之爲主農祥也。此唐人之惑也。唐一行之言云。近代諸儒言星土者。或以州或以國。虞夏秦漢郡國廢置不同。周之興也。王畿千里。及其衰也。僅得河南七縣。今又天下一統。而直以鶉火爲國。分則疆場舛矣。初韓魏絳巨數州。相錯如繡。考雲漢山河之象。多生十餘宿。今同在畿甸之中。而或者猶據漢書地里志推之。是守甘石遺術而不知變通之數也。按分野之說。石既以列國疆域定之。後雖一統。列國疆域猶可考。知甘石分十二分野。張衡蔡邕以配漢郡縣。班固地理志。明言其時郡縣爲古列國之分。且天文星象亦有列國之名。不得云鶉火爲周分。卽疆域舛。又不得不據漢志甘石星經推知也。孔子云。莠之亂苗。若何承天祖沖之唐一行呂才之言。天袁準顏師古之言。

古制。張璠之議禮。是爲秀矣。漢儒之學。出于七十子。故其言有本。足以傳信。唐人則欺人。宋人則自欺。天文。尤其甚者。以亂吾經術。壞吾中法。故辯之。

江寧忠愍公祠堂記

先忠愍公爲明洪武時佐命功臣。勅賜葬衣冠于鍾山之陰。見先文介公手書舊譜。及明人外紀。而宋學士濂撰碑。以爲葬于濠州。或衣冠葬有二處。或太祖時哀忠愍公最深。又預勅陪陵耶。先揮使公諱繼達。及督僉公諱恭俱以洪武時諭祭。賜葬鍾山之陰。當附忠愍公冢。先勇愍公禦靖難兵死。事明季追諡。勅建表忠祠于金陵全節坊。三墓一祠。皆在江寧。吾家故居定遠。自譚使公以守禦常州。勅賜第武進。子孫家焉。武進去江寧道遠。不能常舉祭掃之事。幾致遠祖祠墓湮沒。家大人及星衍官遊無定所。頃修家乘。始考知祠墓故迹。今方伯兄曰秉。蓋關外本支。適官江寧。因屬訪求。并置祠焉。以奉忠愍公。配以揮使公。及督僉公。勇愍公。廣其居。以爲子孫往來祭掃。及應試棲止之地。祠在江寧城中舊吳王府二條巷內。北通四象橋。南至針巷口。西至府門口。東至洞神宮。址方三畝。東南有閣三間。以奉祖像及木主。西有堂。堂北有樓。樓西南有園。有樹石池塘廊檻。有軒亭館舍。以爲子孫藏書讀書之處。園後有樓三間。以藏祭器。從人廬舍門堂庖廩具焉。外近市而內爽塏。因程氏之故居。不侈不隘。不加緣飾。閣曰倚天。思英概也。樓曰銘彝。示子孫也。館曰芸香。守先烈也。堂曰問字。招益友也。軒曰嘉石。省治行也。亭曰鶴和。念塵藏也。廊曰接葉。聯本支也。池曰濯纓。愛清流也。凡藏彝器。商觚爵。觶。組。由。鬲。周爵。壺。尊。簠。鐘。戈。劍。車。虹。刀。布。

漢鐸、洗、鉤、鏡、名印、及宋元瓷、舊玉卮、雜物之屬皆藏焉。祭則陳之。凡藏書分部。有經學。有小學。有諸子。有天文。有地理。有醫學。有律學。有史學。有金石。有類書。有詞賦。有小說。凡藏碑自秦漢魏六朝唐五代止。于宋元時代年號以次分列。及漢唐宋石經。宋元明人書畫之屬皆藏焉。子孫之好古者守之。餘則假觀而歸于祠。吾家自有大宗祠。在常郡西羸里。卽明時賜第。宗族之長且達者司其祭。又有文介專祠。及祀三代家祠。孫氏仕宦兩朝。爲將則効節。遇宋亡及明革除之際則不仕。在朝則建白。爲吏則有清白聲。故歷世不能以餘祿營家計。其在常郡諸祠。率皆儉陋。無所紛華。家大人及星衍官中外者久之。無壁立之處。誠念古人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訓。假貨摒當得千餘金。至是始置祠于江寧。將以妥忠魂。藏書籍。教子孫。後之流寓者毋忘首邱之義可也。忠愍公諱興祖。星衍十五世從祖。明洪武時以開國功臣驃騎大將軍都督北平。贈龍虎上將軍。推忠効節功臣。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封燕山侯。肖像功臣廟。位次第十八。世襲武德衛指揮使。予世券。事具明史列傳。揮使公諱繼達。忠愍公從子。星衍十四世祖。元至正時率宗族義兵歸明太祖。積功授管軍總督。遷湖廣行省都鎮撫。以守常及克張士誠功。賜田宅。擢梁衛指揮使。終涼州都督同知。策命公女二連姻王府。督僉公諱恭。忠愍公從孫。星衍十三世從祖。亦以元時歸明太祖。取沂州密州。克益都。奉命守禦其地。洪武改元。遷青州左衛指揮僉事。宣武將軍。克元都。改永清左衛僉事。征大寧錦州上都。積功授廣威將軍。遷前軍都督僉事。授驃騎將軍。卒官。先勇愍公諱泰。揮使公子。星衍十三世從祖。襲涼州衛指揮僉事。洪武時追捕元兵。進秩明威將軍。僉涼州衛指揮使。

司統軍征山西大同腦山等處殺獲甚衆遷前北平都指揮使禦靖難兵力戰死惠宗震悼贈廣威侯立廟廬姑墓在常郡萬歷三年勅死節諸臣方孝孺等一百十六人同入金陵表忠祠位次八十二明季追贈象山伯諡勇愍

身度解

史記曰身爲度大戴禮王言篇曰布指知寸布手知尺舒肘知尋說文曰周制身寸尺咫尋常仞諸度量皆以人之體爲法今度人身各以指爲度指廣一寸布十指成尺掌從如之人長九其掌長伸臂如之肘至腕尺有五寸至肩二尺足從一尺有五寸並兩足十指廣尺膝至足二尺有五寸至股如之人長九其手足者三三而成數內經黃帝曰人以九九制會岐伯曰三而成天三而成地三而成人三而三之合則爲九九大戴禮易本命曰天一地二人三三而九九九八十一一主日日數十故人十月而生故明堂之制蓋橢圓象首堂長方象並足重屋八十一尺象人立基廣八十一尺象人伸臂也一者閭故人長九尺有餘也股已下五尺股已上五尺有一寸屈伸從廣以十以五者內經黃帝曰其生五其氣三或十或五中央土成數也周尺一尺蓋漢建初尺之八寸當今尺之五寸有餘如人手之從廣也說文則曰周制以八寸爲尺十尺爲丈人長八尺故曰丈夫又曰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又曰仞伸臂一尋八尺按人以指爲度合周尺八寸實長九尺伸臂如之而先儒以爲八尺者蓋中人八尺人長不過九尺數之究也或言古人長于今人者非是據考工記云劍莖長五寸常得古劍莖長正容五指知今不異古如古人長

廣則古劍莖何以容五指乎故古云五尺之童當今尺之二尺五寸文王十尺當今尺之五尺也

李子法經序

李悝法經六篇存唐律中卽漢書文志之李悝三十二篇在法家者後人援其書入律令故隋已後志經籍諸家不載據唐六典注稱魏文侯師李悝集諸國刑書造法經六篇一盜法二賊法三囚法四捕法五雜法六具法元王元亮注唐律疏議云盜法今賊盜律賊法今詐僞律囚法今斷獄律捕法今捕亡律雜法今雜律具法今名例律是也今依其說錄爲法經六篇按悝書以盜法在前者罪舉其重以具法在末者古人撰述率皆以序錄附本書後是其例自蕭何益戶興廢三篇爲九章則具法在中篇非原第次第之義故魏晉時遂改具律爲刑名第一後人又惡盜法多言不順之事不欲置之首篇復移其篇第如今律耳法家之學自周穆王作呂刑後有春秋時刑書竹刑及諸國刑典未見傳存惟此經爲最古漢律則散見于說文漢書注而全篇已亡雖此六篇內有天尊佛像道士女冠僧尼諸文爲後世加增如前農本經之有郡縣名其篇數經累代分合亦不能復循漢志二十二篇之舊然信爲三代古書未火于秦足資經證不可誣也古大臣之通達治體者皆倚儒生以經義決疑獄故董仲舒鄭康成于法家之學各有撰述唐設律學博士前明至國初試士以判尾亦欲其通解令甲格式後以判文駢體仕宦之由他途者或不解或不能爲故侵尋廢之近時則內自比部外而牧令以舉業起家目不覩律令之文到官後非爲吏所侮卽牽制于幕下士冤民幾無所控告乃知蘇軾讀書不讀律之言非莊論也予權臬使時欲奏請試

士增律議一篇。適以罷任未果。旣而執政諸公。以予善法律。聞于朝。益不敢不循古書通世務。以爲引經斷獄之助。將以此書爲律學之權輿矣。

斗建中星論

中星隨斗建左旋。不因日纏而定何也。恆星附天體。天體無改移。而日行有贏縮。故歲差之說。可以測日月五星。而不可以定斗建中星也。斗杓在辰。故曰辰爲天綱。辰宮角亢二宿。故曰杓攜龍角。斗建之所在。卽角亢之所在。斗建移一辰。則角亢移一辰。二十八宿俱隨之而移。無少差忒。子午卯酉四正各三宿。餘皆二宿。此淮南圖格自古所傳。今仰視星度。亦四正之宿相去較近。始知古人不妄作也。或曰。斗不必正在天中。難以定建。不知斗體不正中。而杓建有定向。又玉衡北兩星爲玉繩。以之準瑤光所指。直如繩也。且視角亢所在。卽可知斗建可推。二十八宿。旦晝按辰而數之。且知天岡所在。何況仰觀乎。或又疑天體渾圓。難以辯方位。不知地有定向。則天有定方。古者明堂宮垣正方三百步。于中立宮以視中星。宅經所云。分中院爲二十四路。卽其法也。今以布十二幅畫十二辰。分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張之正方。又立竿于中。長如張布之廣。作橫格于竿。爲度如之。人立正中。依竿而視星。則緯度經度。皆可得而定。中星在何度。可得而知。以此測星辰。較儀器爲便捷。古人必有此法。後世蓋故爲其難。不肯言斗建。將炫其獨得之長。以干祿耳。夫堯典夏正月令及諸經學。非知天文不能通解。天文有象可求。亦至易知。至易明。奈何世人憚言之。算法者。天文家一隅之學。西域不見先聖古書。徒得祖沖之已來歲差之說。以測日月食。

耳。古夏殷周魯歷本無推日月食法。故禮有諸侯旅見。天子遇日食廢。及葬以日食止柩之事。司馬法有月食班師之言。明不推測預知之。今人執此一長。謂法密于古人。可與言推步。不可與知天也。今依孝經緯淮南天文訓所言斗建。指二十四氣。推之二十八宿。作表以示學者。表與月令昏中星悉符合。按中氣視之。亦可察今時中星與古不異。或二宿或三宿在一辰者。初昏至夜半中星屢移不止一宿在午。此表出而知前人以歲差測恆星之爲欺人之學矣。

斗建中星表

戌在箕尾	亥在心房氏	子在亢角	子指斗	至冬
	問之丑子	癸在亢角	癸指斗	寒小
亥在箕尾	子在心房氏	丑在亢角	丑指斗	寒大
	問之寅丑	艮在亢角	艮指斗	春立
子在箕尾	丑在心房氏	寅在亢角	寅指斗	雨水
	問之辰寅	甲在亢角	甲指斗	驚蟄
丑在箕尾	寅在心房氏	卯在亢角	卯指斗	分春
	問之辰卯	乙在亢角	乙指斗	明清
寅在箕尾	卯在心房氏	辰在亢角	辰指斗	雨穀
	問之巳辰	巽在亢角	巽指斗	夏立
卯在箕尾	辰在心房氏	巳在亢角	巳指斗	滿小
	問之午巳	丙在亢角	丙指斗	種芒
辰在箕尾	巳在心房氏	午在亢角	午指斗	至夏
	問之未午	丁在亢角	丁指斗	暑小
巳在箕尾	午在心房氏	未在亢角	未指斗	暑大
	問之申未	坤在亢角	坤指斗	秋立
午在箕尾	未在心房氏	申在亢角	申指斗	暑處
	問之酉申	庚在亢角	庚指斗	露白
未在箕尾	申在心房氏	酉在亢角	酉指斗	分秋
	問之戌酉	辛在亢角	辛指斗	露寒
申在箕尾	酉在心房氏	戌在亢角	戌指斗	降霜
	問之亥戌	乾在亢角	乾指斗	冬立
酉在箕尾	戌在心房氏	亥在亢角	亥指斗	雪小
	問之子亥	壬在亢角	壬指斗	雪大

卯在鬼井	辰在參霄	巳在畢昴胃	午在婁奎	未在壁室	申在危虛女	酉在牛斗
辰在鬼井	巳在參霄	午在畢昴胃	未在婁奎	申在壁室	酉在危虛女	戌在牛斗
巳在鬼井	午在參霄	未在畢昴胃	申在婁奎	酉在壁室	戌在危虛女	亥在牛斗
午在鬼井	未在參霄	申在畢昴胃	酉在婁奎	戌在壁室	亥在危虛女	子在牛斗
未在鬼井	申在參霄	酉在畢昴胃	戌在婁奎	亥在壁室	子在危虛女	丑在牛斗
申在鬼井	酉在參霄	戌在畢昴胃	亥在婁奎	子在壁室	丑在危虛女	寅在牛斗
酉在鬼井	戌在參霄	亥在畢昴胃	子在婁奎	丑在壁室	寅在危虛女	辰在牛斗
戌在鬼井	亥在參霄	子在畢昴胃	丑在婁奎	寅在壁室	卯在危虛女	卯在牛斗
亥在鬼井	子在參霄	丑在畢昴胃	寅在婁奎	卯在壁室	辰在危虛女	巳在牛斗
子在鬼井	丑在參霄	寅在畢昴胃	卯在婁奎	辰在壁室	巳在危虛女	午在牛斗
丑在鬼井	寅在參霄	卯在畢昴胃	辰在婁奎	巳在壁室	午在危虛女	未在牛斗
寅在鬼井	卯在參霄	辰在畢昴胃	巳在婁奎	午在壁室	未在危虛女	申在牛斗